

三十集电视连续剧

大唐情史

DATANG QINGSHI

我爱万物

爱养育了万物的自然

也爱你

但若不是这样

爱能达到多远呢？

这是上天的赐予

自然的赐予。

那是我心中无量的光明

上

唐人 / 著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I247.53
76
:1

大唐情史

Da Tang Qing Shi

庸人 / 著

大唐情史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唐情史/庸人著. —北京:中国戏剧出版社, 2002. 1

ISBN 7-104-01497-7

I. 大… II. 庸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
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98590

大唐情史

庸人 著

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

(北京海淀区北三环西路大钟寺南村甲 81 号)

(邮政编码:100086)

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经销

北京兴怀印刷厂 印刷

500 千字 880×1230 毫米 1/32 开本 26.125 印张 16 插页

2002 年 1 月第 1 版 2002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1-10000 套

ISBN 7-104-01497-7/I·607 总定价(全二册):48.00 元

第一部分

玄武门的血光

大唐
史



壹

雨像透明的纱帘，在暮色中给巍峨的皇城凭添了几丝妩媚。皇城外守城的士兵正躲在蓑帽下打着瞌睡，几个被雨堵在城门里的人正围在城门洞里聊天。

“你说到底谁应该成为太子。”一个年轻人情绪激昂地说。

“当然是建成了，他是长子。”说这话的是位教书先生，花白胡子已经打了绺，他审视着面前这位年轻人，“长幼尊卑，自古使然。”

“可秦王南征北战，功在社稷，建成呢？不过是躲在后宫玩女人……”年轻人越说越气愤，最后竟“呸”了一声。

教书先生不紧不慢地说：“为他的父亲和兄长打天下这不是应该的吗？这是臣子的天职，照你这么说秦琼当年还救过皇上一家的性命呢，难道他也该当太子？”

此时守城的士兵再也听不下去了，他是跟随秦琼征战过的老兵：“行了，行了，要是秦将军听见非割了你的舌头不可。”



教书先生自知失言，赶紧打圆场道：“我不是那个意思，我是说功劳再大也不能有非分之想。”

“你累不累？难道换了个太子你们就不吃饭啦？”老兵怜悯地看了看他们，然后又把眼睛闭上了。他是山东兵，打了十几年仗终于来到京城，可他现在也搞不懂这些吃饱没事干的京城子民，谈起皇室的事来，哪个人都是一肚子主张，这不是吃饱了撑的吗？

在老兵的讽刺下，几个长安人终于安静了下来，连情绪最激动的年轻人也不言语了。四周出奇地静，细雨落在树叶上的沙沙声竟成了世间惟一的响动。突然老兵站了起来，他侧耳倾听着，大地在振颤，湿润的空气突然变得粘稠起来，老兵的寒毛根根倒立，他知道这是战场上才有的血腥气……

一队穿黑衣的骑兵从皇城里冲过来，为首的是个黑髯飘洒的文官，他浓密的眉毛几乎是直立着的，而身后的黑色骑兵则如一片乌云一下子就冲到了城门前。老兵还来不及问话，竟发现有个骑兵竟用刀鞘指了他一下。就在他迟疑的一刹那，骑兵已经冲出去很远了。

“那不是魏大人吗？”年轻人向老兵投来询问的目光。

老兵茫然地摇了摇头，说实话他根本没看清马上人的相貌，因为那股可怕的血腥气把老兵的腿都吓软了。

“历史不过是柔弱无骨的女人，化什么妆就是什么货色。”魏征在马上这样想着。他知道自己此刻正在缔造着历史，缔造着大唐王朝的第二代君王，虽然建成多少让他有点无奈，但他怎么说都是器重自己的。

此时马队奔到城墙外的土坡下，一群唐兵挥动锹镐挖着一个大土坑。雨水浇下来，人马、锹镐闪闪地亮。魏征翻身下马，他仰头望望天，这讨厌的雨不知道什么时候下完。指挥挖坑的将军面色铁青地走过来。“魏大人怎么亲

自来了？”

“我不放心。”魏征再次仰头看天，讨厌的雨让人分不清时辰。

“没事，挖个坑能有什么事。”将军无奈地说，其实他心里一直在不满，自己堂堂的副将竟然指挥一群士兵来挖坑，这不是开玩笑吗？

“坑挖得再大一点。”魏征严厉地说。

“已经够大了。”将军道。

“只怕埋不下呢。”说着魏征竟叹了口气。

这是大唐王朝刚刚建立的第九个年头，经过长期的战争，人们还不能习惯过安宁的日子，更不会想到这将是中國历史上最辉煌的一个朝代。至少魏征并没有想到，他现在想的只是把这个坑挖好，好埋下它应该埋下的东西。

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城墙外一角的土坑挖好了，魏征站在坑边望下去，黑洞洞地怕人。“看来这个坑足可以把半个大唐王朝埋下了。”魏征脑子突然闪过这个念头，他赶紧把自己的嘴捂上了，生怕一不小心说出来。

夜色如漆，魏征率兵将冒雨守在土坑旁。

兵士们拄着锹镐、举着火把，个个肃然，魏征内心焦急，时间过得太慢了，也不知道建成、元吉这两个竖子在磨蹭什么？

雨还在下个不停。

魏征守在土坑旁，内衣已经全湿了，可这仍然无法使他平静下来，心急如焚呐！忽听远处传来一阵急促的马蹄声。

魏征兴奋地自语：“来了。明年的今日，是秦王的周年。”

暗夜中，两骑黑马上的将军擎火把驰来，转眼奔到近前。

魏征心中狐疑，难道事情中途有变？

铁骑将军翻身下马至魏征前禀报：“太子命魏大人速速回府。”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情况有变。太子命末将把坑填了。”将军面无表情地说。

魏征眼中充血，这是他多年来一直憧憬的时刻，是他这布衣出身的平民施展平生抱负的开始，难道让这帮竖子把事情搞砸了？他一把揪住将军胸前冰冷的铁甲：“究竟出了什么事？”

将军垂首道：“末将不清楚。”

魏征翻身上马，发狠抽了两鞭，四骑擎火把紧随后，转眼消失在暗夜。

将军用马鞭指着土坑命令道：“把坑填平了，不要留下痕迹。”

士兵们开始添坑了，他们不得不把自己亲手挖的坑添上，而且无声无息地添。没办法，这就是他们的命运。

贰

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，东宫太子建成的府上贵客盈门，其中一个就是鼎鼎大名的画家阎立本。年轻的阎立本刚刚成名，他擅长画人物，善于刻画性格神情，在当时的长安谁要是能让阎立本画一幅像，简直是无尚的光荣，因为只有达官显贵才有这个资格。接到东宫邀请时他不禁有

点受宠若惊的感觉，他接受王公重臣的邀请已经不少了，但宫里还从没来过。虽说这只是东宫，但太子早晚是皇上，这跟皇宫又有什么区别呢？

风雨不透深宫，这里静谧而温馨，阎立本进宫已经两个时辰了，他一直站着，因为他在作画。此时阎立本竟能从画面里嗅到一种诱人的香味来，简直太香了！

给阎立本做模特的是太子建成的宠妃玳姬。这长安城最受宠幸的女人斜依在软榻上，头上插着几件簪钗，看似随意，却别有风韵；她身穿开胸很低的明服，雍容而不浮华；那微阖含笑的双目，姿情而不邪淫。

本来阎立本作画很投入，他每每能抓住人物瞬间的最美，用画笔表现出来。可当初次看见玳姬的时候，他依然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，眼球跟要爆裂似的一直向外突。这女人太美了，那是种冷艳的美，是露珠在刀锋流动的曲线，是空气中那永远不会停留的一丝花香。幸好阎立本很快就恢复了画家的本性，幸好那女人是高高在上的一个王妃，幸好玳姬从没有多看他一眼……

此时帷幔后面露出一张脸，他缓缓地出现，没有一丝声音，像鬼魅。这人就是太子李建成，是大唐未来的君主。而这时他脸上没有一点帝王的雍容，他目光阴森而犀利，他想知道此时此刻玳姬在想什么，在笑什么。渐渐的，李建成的眼中充满了杀机。

阎立本脑后没有眼睛，但他知道那一丝凉气是太子建成眼里的。自从见他第一面起，阎立本就感觉到了，这种吁魅之气似乎是太子独有的气质。他迅速地描画着最后几笔，然后语气温和地说：“太子殿下，夫人的玉像已画成了。”

半睡眠状态的玳姬睁开眼，她的目光与李建成的目光相遇，倏地从迷糊状态中醒了过来。

李建成阴冷地说：“秦王来了。”

玳姬的心怦怦跳，眼中闪现着仰慕之情。远方似有雷声滚滚而动，心也豁地收紧了。“来就来吧！”玳姬的语调很平静。

“我要去见他。”建成紧张地搓了搓手。

“跟我有什么关系？”玳姬挑战似地看着他。

“那好，我走了。”建成转身离开。

玳姬的喉咙抽搐了礁下，她瞥了一眼阎立本转身也走了。阎立本站在那儿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虽然他也听说过秦王与太子的矛盾近来有激化之势，但那跟自己有什么关系，不过是帝王家老早就有的故事罢了。此时阎立本收起画具准备离去。刚走到门口却看见了几名全副武装的士兵站在门口，士兵的眼神告诉他：“老实呆着。”

就在阎立本在东宫深院里不知所措的时候，秦王李世民已经到了东宫门口。李世民头戴纱罗幘头、身穿圆领袍衫，褒衣博带，潇潇洒洒。他身材高大魁梧，眉宇间的一道深纹如一支英气逼人的利箭。

雷声滚动，雨声潇潇。廊上捧灯的宫娥跪迎秦王李世民，廊下刀斧手密密麻麻藏在阴影里。

李世民嗅到了“鸿门宴”的气息，嘴角溢出一丝冷笑。是啊！秦王是何许人？是万马军中取上将首级的统帅，是剿灭王世充、窦建德，平灭四海的大唐英雄。其实秦王从来没把这两个兄弟放在眼里，也从来不相信他们能把自己怎么样。

此时秦王已经来到大厅门口。偌大的厅房，只置了三张桌子，看来真像建成说的那样要再叙手足情谊。齐王元吉快步走过来：“二哥，我还以为你不来呢？”

“我不来这顿酒不就白张罗啦？”李世民大踏步走进去。

太子建成居中，这是太子的位置，是长兄的位置。他春风得意地示意两个兄弟坐下，然后吩咐侍女上酒。

秦王世民居右厢，齐王元吉居左厢。

李世民目不转睛地盯着太子，他能清晰地感受到帷幕后、廊檐下的杀气，他知道那些刀斧手一声令下后就会冲进来，不过秦王并不恐惧，这种阵势他见得多了。当年王世充上千骑兵追赶他的时候，秦王不是照样挥洒自如吗？秦王举杯向大哥致意：“我可是差一点就不能来赴太子的鸿门宴。”

李世民坐下的第一句话就差点把元吉的尿惊出来，他半张着嘴，看看大哥，又看看秦王。这秦王手下难道有能掐会算的神仙？他怎么知道我们想要他的脑袋？而且就在今晚？

李建成大度地挥挥手，他城府比齐王深多了：“又是你天策府里的人挑唆的。什么鸿门宴？我们是同胞兄弟，不是刘邦、项羽。”

李元吉赶紧接口道：“小弟不日将出征边塞讨伐突厥，太子特请秦王来为我饯行，不想秦王竟然如此多疑。哪里有半点秦王的风度、兄长的襟怀？”

李世民鼻子里哼了一声，他对自己这个弟弟是压根儿瞧不上，除了声色犬马就是拍太子的马屁，一龙九子啊！今天他竟敢当面指责自己，看来真是想下手了：“你想知道秦王的风度吗？秦王助父皇夺取长安，之后，定河东、战虎牢、围洛阳，南征北战，削平海内，大唐一统。父皇最先让秦王做太子，秦王不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一国之储君应立嫡长子才天经地义！父皇又让秦王住东部洛阳，陕州以东的州郡都归秦王，许以天子旌旗，秦王依然不受。为什么呢？因为这样国家就会发生分裂！这才是秦王的风度和襟怀。难道你们非要挖出我的心来看一看才做罢吗？”



李建成在心里说出了一百个“杀”字：“听秦王的意思，我这个太子倒像是秦王让我的。”

齐王李元吉在一旁冷笑了一声。

“这只能说明你自己不自信。”李世民双手扶案，眼睛根本没看建成。

李建成呵呵冷笑：“你倒是自信得过了头。”

李世民哈哈大笑，声若洪钟：“说吧，这钱行的酒，怎么喝？”

李建成摇头叹息道：“亲兄弟一起喝喝酒，紧张什么呀？”

“太子这次请我来，真的是为齐王钱行吗？明明是为我钱行嘛！”李世民侧目拧眉，一脸的不屑。

“此话怎讲？”建成道。

“齐王借远征突厥之机，以父皇的名义把我天策府的将领抽调一空。然后以为齐王钱行为名，诱我到太子府，此时，东宫的廊下、幕后已经布置好刀斧手。太子的亲信魏征在城西挖好了土坑等着，准备把大卸八块的秦王、抑或烂醉如泥的秦王就地活埋！”说着李世民怒发冲冠，圆睁双目，一掌拍在案上。酒樽被震得跳了起来，刚要进来添酒的一个侍女以为大事不妙掉头就往外跑。

李建成和李元吉胆战心惊，倒吸一口凉气。还是建成镇静，他指着跑出去的侍女道：“跑什么？难道就她有腿吗？去，把她的腿砍下来为我二弟压惊，看看几天不见他竟开口胡说了。”两个太监应声而下。

此时院里传来一声女人凄厉的惨叫，有个太监跑到门口想禀报成绩，看见建成挥手又赶紧下去了。

李世民紧缩的双眉皱得更紧了：“杀个侍女有什么用，你们以为我真的蒙在鼓里？”

帷幔后面隐藏的刀斧手已经迫不及待了，他们不知道

太子在磨蹭什么，此刻全都握紧刀柄，随时准备取秦王首级。

李世民隐约感到了那份杀气的临近，他挺直身子，泰然自若：“齐王出塞的兵马，已悉数在我掌中，正集结待命。更鼓三声，倘若我回不了秦王府……东宫将被夷为平地！”

李建成和李元吉速迅交换了一个眼色，李建成很有嗔怪李元吉之意。齐王无能，这肯定是他手下人走露的风声，秦王手下那帮人个个如狼似虎。这个三弟！等收拾完秦王再找你算账。

李世民惋惜地摇摇头：“齐王调我天策府的将领出征，是一大失策呀！”

李建成无辜而痛心地直拍大腿：“二弟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？你简直把我弄糊涂了。”

“二哥，你把太子和我想到哪去了？简直岂有此理！”元吉见大哥临阵软了，当然不能让自己单独去顶罪了。

李世民突然想起小时候大哥带自己去骑马的情景，那时自己还不到十岁，谁也没想过将来能当王子。那时多好玩！没有勾心斗角，没有相互倾轧，而现在长大了，不同了，这一切似乎仅仅是那个皇位！想到此李世民突然悲从中来，眼眶都湿了：“是啊！我多么希望我们兄弟三人说的这些，如同子虚、乌有、亡是公三个人的胡言乱语一样，根本就没那么回事。”

建成、元吉异口同声道：“当然没那么回事！”

李世民见帷幔晃动，目光迅疾扫向太子建成与齐王元吉，刚才那一点感伤顷刻间消失得无影无踪了。

“当真没有？”李世民逼视着建成。

李建成目不转睛：“没有。”

此时在帷幔后的阴影里，刀斧手们正在一位将军的指



挥下，收起刀剑蹑手蹑脚往院子退去。

李世民若有所思地点头：“没有最好。”

李元吉估计刀斧手都退下去了，便大声叫道：“秦王何其英明，竟听信外人调唆，恶言恶语，伤及手足。痛心呐！”

“天策府有十八学士，猛将不下十几、二十几，文武如雨，却没有一个专司调唆之职者。倒是东宫太子府，还有齐王府上，养了一撮儿又一撮儿专司挑拨离间勾当的小人。”李世民在心里默数着太子府的那些走狗，兄弟阋墙、皇室不和全是这帮家伙搞的鬼！

李建成不满地哼了一声：“秦王这话说得未免太难听了吧。”

李元吉的胆气也壮了起来：“你有什么根据？”

李世民再次拍案而起：“还要什么根据？东宫廊下、幕后藏有刀斧手，我怎么知道？魏征在城西挖坑等着埋我，我怎么知道？”

李建成望着李世民的双眼诚恳地问：“秦王指出东宫门下小人姓名，谁敢挑唆你我兄弟的情谊本太子决不姑息！”

“我刚才不是说了。”李世民道。

李元吉率先跳了起来：“谁？”

李世民仰头盯着他，一字一顿地说：“子虚、乌有、亡是公。”

李建成无可奈何地笑笑：“二弟说笑啦！喝酒！喝酒！”

“太子请。”李世民端起酒樽。

“二弟、三弟同饮。”建成站起来，脸上笑意充盈。

李建成、李元吉举杯一饮而尽。李世民却滴酒未沾，他看着建成，脸上的表情非常奇特。此时李世民想起临出

发时房玄龄的提醒：“一计不成必施二计，酒无好酒！他们的酒不会让人当时就醉的。”

李建成眼珠一转：“酒酣情浓，不可无美女相伴。”

“尤其秦王，风流盖世。”李元吉立刻明白了太子的意思。

“哈哈哈哈……”李世民大笑不止。

李建成眼睛斜瞥着秦王：“请玳姬为秦王把盏！”

宫人应声而去。

李世民的脑子一阵眩晕，失声道：“不可以……不可以。”本来秦王是龙行虎步，说起话来气吞山河的。可现在他竟破天荒地失态了，那声音竟被秦王自己的牙齿一次次切断了。

秦王又想起第一次见到玳姬的情景，那是他攻取洛阳凯旋的入城式上。

风萧萧，马铃声声，军旗飘，战鼓阵阵。雄壮的骑兵一队队开到长安城下，队伍的最前方是“帅”字旗下身披铠甲、气吞万里的战神秦王。

秦王匹马入城，权臣亲王如树上纷纷飘落的树叶渺小、自卑，城里是欢呼如潮的人群。突然，秦王觉得遥远的人群后有一双妙目正看着他。秦王举目望去，发现人群之侧的一乘华丽小车里，有一双星眸正在窥视着自己。而双目相碰的一刹，秦王的战马竟直立了起来。那人就是玳姬，是秦王见过的最美丽的女子，是秦王认为自己永远无法得到的嫂嫂……

李建成的笑声极其尴尬，秦王脸上的任何细节都没逃过他的眼睛。此时建成举杯道：“秦王释怀，一醉方休。”

帐帷开处，玳姬袅袅婷婷而来。

玳姬沐浴更衣过，她化了晚妆，光彩照人，那美丽的胴体无一处不散发着成熟女人的魅力，那星彩的美目无一



刻不流露着无可掩饰的妩媚。

李世民望着玳姬，玳姬望着李世民。

李建成的目光从李世民移向玳姬，那恶毒的眼神是刻骨的，是满怀希望的，是沾沾自喜的。

玳姬走到李世民身前，款款地弯下了腰：“秦王万福。”

李世民心烦意乱，为这美人，为那两个兄弟，为面前的玉露琼浆。他像歌唱一样大声吟道：“东宫有这样的美人，以至令太子沉溺夫妇欢爱，而忘手足之情，吾不忍也、吾实不忍也！”

玳姬淡淡笑着，一闭眼，一偏头，风骚之态，令人销魂。

李建成狞笑着看着自己的兄弟，他知道一切已经尽在掌握了。“秦王金屋藏娇，有杨帝之女，倾国倾城，无人可比。”

“太子见过？”李元吉说这话时，心里多少有点酸，大哥是东宫太子，地位至尊；二哥是大唐英雄，万女景仰，所以他们才能搞到这样的美女，自己这个王当得实在没意思。

李建成点头：“叹为观止。”

“彼此彼此。”李世民说话时眼睛无法离开玳姬，他狠命甩了一下头，可无济于事。玳姬羞涩之态确是风韵独具，在这样的女子面前，侧目的男人都是疯子。

李建成咳嗽了一声：“玳姬，为秦王把盏。”宫人捧着酒盏，另有宫人捧酒瓮往盏里倒酒。那酒是淡黄色，而且极其粘稠。李建成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：“隋宫官酿窖藏，足有百年呐！”

李元吉道：“好酒！”

玳姬翘尖尖玉指，捧晃晃玉盏。她接过宫人酒樽再次